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愛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認窮癩婿

悠悠魚雁別經時，瘦盡江郎兩鬢絲。 天上有星臨薄命，人間無藥治相思。  
空餘舊恨歌桃葉，誰識新詞唱柳枝。  
十二峰頭多少夢，兩雲翻覆負歸期。

話說孔黎二寡婦領著兩個少女，從大覺寺聽經回來，只見一個人遠遠在後隨著，進得巷口，直看著一群婦女進門才去了。這卻是誰？原來聽宣卷時，寺裡遊人香客，往來看這上廟的婦女們。有一個金達懶的二公子領著一起番漢來，拿著氣球彈弓，遊街走馬，看見兩個婦人，領著兩個女子進廟來，有些顏色，緊緊跟了二日不放，直等出了寺門，使個伴當跟了這婦女去，看在那條街住，打探是甚麼樣人家，要來說他做妾。當日這個伴當，直送到汴河橋邊黎家住處，問了吳銀匠，才知是兩家寡婦，只有這個女，還不曾許人，問得明白，回話去了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寡婦們回來，不免糴米買柴，做些人家未完的針線。金桂姐愁眉淚眼的，母子們記掛著這件不了的事，未免煎煎。只有這孔千戶娘子和梅玉女兒，喜喜歡歡，梳頭勾臉，坐著炕上，看著梅玉做針線。過不多時，吳銀匠的老婆過來看他，說：「這兩日大覺寺講經宣卷，聽得說女喇嘛姑姑演的佛法，我偏犯了心疼病，去不得。女兒要去，沒人領著，只在家裡使性子，整日好氣。」孔千戶娘子說了一遍，大家笑了道：「這喇嘛姑子演法，險不■斃煞人，花花的一個和尚摟著一個姑子，坐著禪床上，道是坐禪。要不是念這兩句經，誰信是佛法？若是咱們，不知說出多少是非來了。」說畢，吳銀匠妻子笑著過去了。

只見街坊常走百家看病，單管做馬泊六的老孫婆進來，拜了兩拜，坐下問道：「那一位是孔家奶奶？我來提親做媒哩。」孔千戶娘子道：「只我姓孔。有甚麼人家來提那個女兒？」老孫道：「就是炕上坐的這位姑娘，如今青春多少，從小兒也定親也沒有？」孔千戶娘子道：「這是我的女兒，今年一十七歲了。從幼許下千戶營裡王千戶家的，如今邊上做官，一家都沒有了，才得個信兒。你來說媒，可不知是甚麼人家？女婿年紀多少？保山說個明白，自然重重相謝。」老孫道：「說起來，可不是小小的人家，還是姑娘福大。進了他家門，不說那綾羅錦繡、紗緞衣服滿箱，穿不了的；金銀珠寶、首飾頭面，整日價揀好的插戴，怕你還戴不到頭哩。只這個女婿，也揀不出來，今年才二十四歲，花枝般一個白光的臉兒，就和個畫上一樣，不枉了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對兒。也是前世修因，怎樣湊來？」說的孔千戶娘子喜了道：「端的是那一個？俺如今沒有他爹，不成人家，沒有甚麼陪送，也不敢多討財禮，只揀個好女婿，完了我的心事，托賴著養我老就夠了。端的是那一家？」老孫又笑道：「這汴京城數一數二的，橫豎小戶人家，俺也不敢來。」

提說著話，黎指揮娘子也過這屋裡來，坐在炕沿上看梅玉納繡，笑了笑道：「這來提親的是那家？也要有造化的，才消受起這個姑娘。」老孫道：「如今世界，不著個大大官兒，誰消受得起？有了這樣好女婿，管你一世穿吃不了。」說了半日，才說出來是金營左督府金達懶將軍的二舍人金哈木兒，也是個總兵官，還年少不曾襲職哩。

孔千戶娘子聽說，是金營裡的將官，唬了一跳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俺只這一個女孩兒，怎麼敢送了營裡將爺家去？我道是誰哩，聽了半日，著我那裡想去！」低著頭，一聲不言語了。孫媒又道：「孔奶奶，你說是北朝裡將爺家，咱是中國的百姓，不敢攀配。不知如今天下都屬了金朝，還要南征，就是一統。這些將爺們封妻蔭子，那個不是與國同休、世世享富貴的？如今人拿著銀子還要求進王爺營裡去的，偏你女兒嫌他是外國人。那家都督府裡不是中國的太太們一家家穿的花蛾一般，頭上的金簪子插滿了，隨你怎麼打扮，盤著頭也好，梳著鬢也好，如今這年少的太太們，偏不喜的南妝，都學著打連乖盤平頭，穿著小小紅緞子靴兒，十分中看。你老人家改不了古板，還有些板腔。這姑娘的姻緣，要對著千里姻緣一線牽，北也好，南也好，還找尋不出這個對來。」說得孔千戶娘子一聲兒沒言語，又問道：「這金二官人，是娶過親的，是頭婚沒娶的？既是今年二十四歲了，一定是娶後婚的了。俺這女兒也做不得後婚。怕三窩兩塊，扳事不來，也是難的。」

孫媒又道：「孔奶奶，你說得又不是了。只要夫妻兩口兒結著緣法，那怕他前婚後娶，誰是小，誰是大。還有那滿屋的娘子們，偏是看上那一個是中意，連那管家的太太還強不上來，只和那偏房去過日子。說是做大做小，也只圖個名兒罷了。」只這兩句話，才引到做妾的路上來，孔千戶娘子還不曉得來路，梅玉姐十分伶俐，接過話來道：「保山休要半吞半吐的說話。你莫不是來說我去做小麼？」一句話問得孫媒半日沒言語，道：「有了姑娘這樣人材，甚麼是大是小，如今說做正頭妻的，多少著二房裡壓下來的，還來二房裡探口氣哩。實不瞞你說，這金二官人，只為這頭妻不遂心，生得沒人樣，又沒才料，終日只好打在灶鍋門口燒火罷了。實要尋個有才有福的頂這個缺，管這大大的一份家事。這金二爺一手主定，甚麼是大是小，那大娘子只好在旁充著數兒，還不敢問一聲哩。」

孔千戶娘子道：「休說這話。到底大是大，小是小，哄進門去，盡著他的斗量，還悔得不成？」黎指揮娘子也道：「我也見人說做二房來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那一時受氣不得，去告著媒人，也不中用了。」兩個寡婦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老孫進不來，出不去，看著梅玉道：「姑娘，你心下如何？只有這個金二官人，十分相配，你休怪我說，要不俯就這一層，只得捱得有了年紀，還找尋不出這個風流官人來，卻不誤了你一世？常言道：『事在人為』，你有本領，有緣法，那怕他三層大，二層小。一個男子漢順了我，滿家裡我就是個主子，誰敢不依，那正房裡只好打著幌子，還來你手裡討嫌哩。還有一件，奶奶、姑娘，休說我不知事，如今你要高門不就，低門不成，單等正門正戶，只怕人又嫌咱們是小家女兒，沒甚陪送，誰肯來提？若要單夫夫妻，只好招那等窮人、不成樣的女婿，怕姑娘又嫌不中意。也是閒說，俺那牆東一家女兒，也是今日嫌，明日揀，到了三十一歲，招了一個窮人，擔水挨磨，男子日逐在外，替人做伴當，把一世的光景空自耽擱了。世上的事，那有揀著十全的才中人意麼。」

只這一席話，把玉梅說得心肯意肯，先說金官人一表人材，動了一半，又說起不俯就，那有大人家來求這寡婦女兒做正房的，說得實實有理。梅玉見娘全不言語，看了一眼道：「保山說話，你聽見了。我想咱孤兒寡婦，一個窮家，那得一個十全，不如依了他，也是我各人的命，天自有安排處，不著餓老鴉吃草。倒不如說個大大的財禮，你老人家過這下半世，隨我的命怎麼樣，我也不怪得別人。」說著眼裡垂下淚來。孔千戶娘子見女兒肯了，無可奈何道：「我的兒，只怕你一時不得地，埋怨做娘的沒有主意，耽誤了你。」梅玉道：「各人的命，那裡埋怨得人。終不然我嫁了窮漢受苦受餓，也來怨父母不成？」黎指揮娘子道：「女兒自己許了，你做娘的也不要拗他。怎見得他過門去，不生下好男好女，立起綱紀來。也只在各人的命。」說畢，買了一壺茶和點心。

孫媒吃了，臨出門去道：「我回了金府的話，再來問財禮的多少。你老人家立個主意，既做長遠親戚，也休要口氣大了，使人說賣女兒一般，日後沒有光彩。」千恩萬謝去了不提。

卻說這張都監娘子，自從大覺寺裡遇見黎指揮娘子，和女兒金桂姐在寺裡聽經，因劉癩子是他家姑舅外甥，恰好走來寺裡，不料遇見丈母全家，看了金桂姐，生得花朵兒一般個女兒，說自他自幼兒定的親，就是個玉天仙，少不得也是我劉癩子口裡的一塊肉，難道說我今日窮了，就有了殘疾，誰敢賴我來，說這不是我的老婆不成？因此進去見了丈母，作了揖，使眼把金桂姐一看，不長不短的身兒，不紅不白的臉兒，那裙下剛露出三寸金蓮，真正是一個風流孽種。我劉癩子原來有這等造化，不覺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把那一隻癩腿伸了兩伸，如青蛙跳的一般，也走出兩步俏樣兒來，好不可笑。

原來劉癩子有兩件毛病。因十歲上遭著兵亂，傷了跨下，一刀砍著了腿上筋，就把陰囊縮了，全不能起陽，略有一片皮囊，總然尿溺，就縮上去了。腎囊中只有一個偏卵子，垂下來又是縮不去的。可憐這雞巴該硬，卻是稀軟的，卵子該縮，他恰是挺硬的，醫家謂之偏氣球，終年不收上去，在兩腿中間磨得腫光，好似尿胞一般。又是癩腿，走一步，跳一跳，就磨一磨，略走動幾步，倒

有半日疼痛，總是個提不動的傀儡，略似人形；叫不應的死屍，全無生氣。看官聽講，似這等世界，一樣眾生，單是這個劉瘸子體貌不全，百般苦楚，湊在一身，莫不是天在地不公，造物不仁，故意折磨一人，成此缺陷？看官你道劉瘸子是誰，原來前生情根，就是今世孽種。他也曾：

花洞偷春，撥雨撩雲調岳母；畫樓雙笑，眠花臥柳作情郎。妝奸賣俏，章台慣學風流；色膽包身，地獄還成淫鬼。前生的花債原多，該是今生短少；隔世的情根不斷，湊成一對冤家。舌短難嘗鼻上蜜，眼饞空看鏡中花。

劉瘸子即是陳敬濟一轉，因他前世好色姦淫，在周守備府中，被張勝殺了，償了他的陽報。到了陰司，與潘金蓮地獄傳情，雖下油鍋，受了陰罪，他一靈淫性，到底不改，又托生來與金桂為配，卻叫他兩人見色絕情，求淫成恨，如餓兒見了美果，不得到口一樣，使他兩人恩變成仇，交面不相認識，結怨而死。這是因果的反報，以殘疾窮苦，報前世的姦淫。一定之理，說明這段因果不提。

單說這劉瘸子隨著張都監娘子出得寺門來到了家，和舊親戚們商議，如今有了媳婦，那裡湊出財禮來，就娶將來家；現今在人家裡吃飯，也沒個住處，商議了幾日，誰肯資助他？只有張都監娘子道：「劉大官你可親見你的媳婦了。今日這樣窮得一隻鍋也沒有，就去娶將來，他就是十分賢惠，難道進門來，他就去討飯來，養著你一個殘疾女婿？依著我說，如今你自己該退了這門親，憑他另嫁，你好得些財禮銀子，隨便做些生意，度這日子。果然日後立得起業來，再揀小人家女兒，做親也不遲。你看看黎家那女兒，梳得油頭粉面，畫生一般，可是你的對兒麼！從來說，只有成親的，沒有破親的。我怕你日後娶得過門來，成不得人家，還不如早早占個退親的名色，還好聽些。」

劉瘸子看上了金桂，那裡肯依，望著張都監娘子道：「姑娘，你不要管我，人物雖小心裡俏，隨他怎麼樣，我和他結髮成親，一路來托生的，金剛鑽鈞雷甕，偏是小能降大。我劉瘸子窮是窮了，也還是束金帶、打黃傘、劉指揮家舍人，蔭襲就是改了朝代。這些指揮官兒，那個不知道我是個前程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你就去娶，也得個媒禮。如今赤手空拳，你丈母就肯把個人白白給了 you 罷？少說也得兩副盒擔，幾副釵插，幾匹布絹，才出得門。你一時間那裡湊去？」

劉瘸子道：「如今別沒話說，祖上遺下這個空宅基，不論貴賤，賣也罷，典也罷，多少湊幾兩銀子，買個匣禮，先去看看丈母。或者他定個日子，招進我去成家。我甚麼事兒做不來？」張都監娘子明知道這頭親事費口，見劉瘸子說話不在行，沒心理他，笑了笑：「你說的也是。你自小定的親，料沒有話說，隨你甚麼去。等成了家，我約幾個親戚來賀喜罷。」說著話，劉瘸子喜著，揚長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典了一塊宅，買了一擔盒子，僱個閒漢挑了。自己買了一頂新青氈帽，把臉洗得光光的，借了一件青布大袖直裰，一條白布短裙。只因癩腿，借不出鞋襪來，卻是一雙舊鞋，左腳的鞋，是踏破了半邊的。借個驢兒騎著，來到汴河橋邊，問了黎家門前，下驢來敲門兒，把驢拴在一根賣酒的竿子上。黎指揮家娘女在家，坐著正吃午飯，聽得敲門，呼慫哥去開門，問是誰。慫哥走出來一看，只見一個癩人在門外，領著一個人，擔著四個匣子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劉瘸子道：「這是黎指揮家麼？」慫哥道：「正是。」那癩子朝上忙忙作揖道：「我是他女婿劉指揮兒子劉癩，今年從山西回來，買禮來認親哩。」喜得個慫哥往裡飛跑。那人早把匣擔隨進去了。黎家娘女正坐著，見慫哥跑得慌慌道：「俺劉姐夫買了禮來看娘了！」慌得個金桂姐丟下飯碗，往房裡躲不迭。見擔匣的人把禮放下，揭開盒子，不知是甚麼物件，但見：

臭烘烘無鱗鹽白鯢，隔年陳霉氣薰魚。爛啣啣破面鹽豬頭，煤肉連煙初發黑。河南紅棗兩三升，已經蟲蛀；山左水梨四十顆，最是酸牙。更有兩件稀奇，可算十分孝敬，扁擔上一捆蘿蔔菜，匣子外兩把葫蘆條。

黎指揮娘子一看，險不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女婿劉瘸子一步一跳，走進房來，原是大覺寺裡見過一面的，不消細說。劉瘸子朝上行禮，磕下頭去。原來黎寡婦安排就了，連忙扯起來道：「尊駕貴姓，莫非錯走了門了，不是俺一家？我家小女在外生的，今年十七歲了，還沒定親哩。只這回汴梁城住了一年多，又不曾受人家一根紅線，那裡討個女婿來？」劉瘸子行畢禮起來，倚著門站住道：「娘前日在寺裡同我姑娘張都監娘子見過我了，因甚今日就不認得？我就窮了倒底，還是指揮營裡劉家，還有幾家親戚，誰敢昧了我的親不成！娘休錯了主意，著旁人笑話。」黎寡婦道：「你就是劉指揮家兒子，當初誰是媒人？有甚麼婚帖？誰下的紅？定也要有叫有應的。當初那一日酒果羊紅，那個到俺門上來？過了十一多年，來要白賴人家女兒去，何憑天理？」說著話，跳起來，叫慫哥把匣擔快趕出門去。一面將擔子推出門來。劉癩正待發作，被寡婦連推帶打，一頓罵「沒良心、沒廉恥的花嘴窮賊奴」，推出門來，將門關了，在院子裡「千殺才、萬殺才」頂起屋來的喊罵。孔千戶娘子過來勸個不止。這劉癩子在門外大呼小叫，說是賴他的親事。